

拟管锥编

胡文辉 著



拟管锥编

胡文辉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拟管锥编/胡文辉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2.8
ISBN 978-7-101-08629-4

I. 拟… II. 胡… III. 文化史-中国-近代-通俗读物
IV. K25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8472号

-
- 书 名 拟管锥编
著 者 胡文辉
责任编辑 李世文 何 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2年8月北京第1版
201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10千字
- 印 数 1-6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629-4
定 价 28.00元
-

目 录

恨事	1
四十该死	5
中国特色的讣告	9
传记与日记	13
蠹鱼·老鼠·书	19
饮食男女之间	23
美食残酷物语	27
美人肝	30
古代殉情考	34
女人·女人·八	38
小脚大赛	43
盲妓	48

恋爱与革命·····	53
性史·····	56
旧时的儿童·····	60
肥狗胖丫头·····	64
文物与家贼·····	68
外语与爱国·····	72
杀降·····	76
“李鸿章杂碎”及其他·····	80
张之洞与公羊学·····	83
紫禁城骑马·····	87
城门可作推背图·····	91
英雄·····	95
清末四公子·····	99
陈师曾与东京地震·····	105
陈公博的绝笔·····	108
从“我闻居士”到“师奶”·····	112
刘喜奎的粉丝·····	116
男人像茶壶及其他·····	121

摸屁股诗人	126
照镜	130
倒读	133
译语双关	136
民国留学生与秘密社团	140
现代中国学人眼中的“摩托车”	146
现代中国的圣人	151
肥胖者最聪明	157
学人与口吃	161
教授形象考	166
曲学阿世	170
中体不妨西用	174
打鬼	177
胡适与“的”	181
充实而有光辉	186
学问·毒	190
日本人的治学精神	193
疾病在别处	197

弱者的种族歧视	202
城市互掐	208
踏耶稣	211
作为罪恶布景的花园	216
外人眼中的长城	220
作为西方修辞的中国人	224
英国佬的腿,日本仔的眼	229
美国制造	233
劳莱哈台	237
异乡情怯	240
后记	245

恨事

造物主并不是公平的，但幸好，还不是彻底不公平——至少它没有让任何一种事物完美得毫无瑕疵。事实上，一种事物愈是出色，其缺憾也就愈是凸显。

张爱玲在《红楼梦魇》里有个著名话头：“有人说过‘三大恨事’是‘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不记得了，也许因为我下意识的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小时候看红楼梦看到八十回后，一个个人物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起来，我只抱怨‘怎么后来不好看了？’……很久以后才听见说后四十回是有一个高鹗续的。怪不得！……”

所谓“三大恨事”，张爱玲信笔所之，记忆不确。今人蒋寅《金陵生小言》卷三汇集此类说法云：“朱国桢生平所恨者

五事：一恨鲋鱼多骨，二恨金橘多酸，三恨莼菜性冷，四恨海棠无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诗。张翼廷亦有五恨：一恨河豚有毒，二恨建兰难栽，三恨樱桃性热，四恨茉莉香浓，五恨三谢李杜诸公多不能文。钱振鍤所恨三事：读史见小人痛杀清流一也，见道学人排斥天下有才有气之士二也，见迂腐不通人论文法诗法三也。”可见张爱玲显然是将“五恨”误作“三恨”了。自然，天才女作家原本不必如蠹鱼考据家一般谨严的。

更何况，不仅作家张爱玲错了，其实学者蒋寅也错了。蒋先生所据未详，而所谓“五恨”的发明者，并非明代朱国桢，实为宋代彭渊材，典出宋人释惠洪的笔记《冷斋夜话》卷九：“渊材迂阔好怪……又尝曰：‘吾平生无所恨，所恨者五事耳。’人问其故……乃答曰：‘第一恨鲋鱼多骨，第二恨金橘大酸，第三恨莼菜性冷，第四恨海棠无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诗。’闻者大笑，而渊材瞠目曰：‘诸子果轻易吾论也。’”同卷另有一则：“李舟大夫客都下，一年无差遣，乃受昌州。议者以去家远，乃改受鄂倅。渊材闻之，吐饭大步往谒李曰：‘今日闻大夫欲受鄂倅，有之乎？’李曰然。渊材怅然曰：‘谁为大夫谋？昌，佳郡也。奈何弃之？’李惊曰：‘供给丰乎？’曰非

也。‘民讼简乎?’曰非也。‘然则何以知其佳?’渊材曰:‘天下海棠无香,昌州海棠独香,非佳郡乎?’闻者传以为笑。”此条正可为上述第四恨的“海棠无香”作一注脚。按:《冷斋夜话》作者释惠洪即彭渊材之侄,所记自可信据。

古人有古人之憾,我辈也有我辈之恨。生逢 21 世纪之初,在多媒体全方位的信息轰炸中,日日闲看女明星,亦得三恨事焉:一恨韩红超胖,二恨凯莉·米洛太矮,三恨莎拉波娃无波。

【补记】

《金陵生小言》所引朱国桢语出《涌幢小品》卷十“己丑馆选”条:“渊材生平所恨者五事:一恨鲋鱼多骨,二恨金橘多酸,三恨莼菜性冷,四恨海棠无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诗。余亦有五恨,一恨河豚有毒,二恨建兰难栽,三恨樱桃性熟,四恨末利香浓,五恨三谢、李、杜诸公多不能文。”

另,清人张潮《幽梦影》卷上有云:“一恨书囊易蛀,二恨夏夜有蚊,三恨月台易漏,四恨菊叶多焦,五恨松多大蚁,六恨竹多落叶,七恨桂茶易谢,八恨薜萝藏虺,九恨架花生刺,十恨河豚有毒。”弇山草衣《幽梦续影》则曰:“余亦有三恨:一

恨山僧多俗，二恨盛暑多蝇，三恨时文多套。”

叶德辉有《三恨诗》，其三事为“恨不读《永乐大典》”、“恨不读《道藏》”、“恨不读敦煌石室藏书”（《观古堂诗集·书空集》）。

四十该死

钱玄同曾有一句惊人之语：“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1926年9月12日是他四十大寿，结果，他当然自食其言，“静鸡鸡咄”过了生日。次年生日时，他又表示要搞“成仁纪念”，胡适遂戏作《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一诗为赠：“该死的钱玄同，怎么还没有死！/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可惜我不在场，不曾来监斩你。……”

关于钱玄同的这个话头，周作人《中年》一文也有提及：“孔子曰，‘四十而不惑。’吾友某君则云，人到了四十岁便可以枪毙。两样相反的话，实在原是盾的两面。合而言之，若曰，四十可以不惑，但也可以不不惑，那么，那时就是枪毙了

也不足惜云尔。……世间称四十左右曰危险时期，对于名利，特别是色，时常露出好些丑态，这是人类的弱点……这样说来，得体地活着这件事或者比得体地死要难得多，假如我们过了四十还能平凡地生活，虽不见得怎么得体，也不至于怎样出丑，这实在要算是饶天之幸，不能不知所感谢了。”（收入《看云集》）这些意思，不妨视作“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那句话的注脚。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的《苦热颠语》也不约而同地说：“若夫四十以后，老境渐至，已是夕阳之中爱抚子孙的年纪。对浊恶世界有了十之八九的阅历，一方面拒绝舍生取义成仁的敢作敢为气质，反而养成了趋利避害的思想意识……若人寿可缩短至四十岁，则世界之纯美岂止数倍于今日？”另一篇《四十未满》又说：“三十四十，英姿未衰，顾惜自我，看重面子，爱惜名誉，耻言利益。五十六十，颓然老矣。仲尼云：所戒在于利，而人未曾免于此，诸多丑陋皆踵至而来。”（皆据高木智见《内藤湖南的历史认识及其背景》转引，收入〔日〕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湖南的世界》，三秦出版社 2005 年版）

周作人、内藤湖南的议论，都是直接根据日本古僧吉田兼好《徒然草》中的名言而引出的。语见《徒然草》上卷第七

章，周作人的译文作：“……人生能够常住不灭，恐世间将更无趣味。人世无常，或者正是很妙的事罢。……在不能常住的世间，活到老丑，有什么意思？‘寿则多辱。’即使长命，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过了这个年纪，便将忘记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到了暮年还爱恋子孙，希冀长寿得见他们的繁荣；执着人生，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至可叹息。”（据《笠翁与兼好法师》，收入《雨天的书》）

按：跟周作人一样，钱玄同也是留学日本出身，则他“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的话，想来还是由吉田兼好“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的名言变化而来的吧。

日本古来的文化心理，颇有不以长寿为喜、而以短暂为美的倾向。故他们有对于樱花、对于焰火的全民喜好，有视死如归的武士道文化，有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构成的文人自杀传统，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徒然草》所表述的寿命观，也可谓日本国民性的自然流露吧？

可是，尽管日本人轻生死，甚至相信“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日本却是全球第一长寿国——平均寿命高达八十二岁，比中国整整高出十岁。这真是有趣的自相矛盾啊。

【附记】

《徒然草》那句名言，王以铸译作：“寿则多辱。至四十以前合当瞑目，此诚佳事也。”（《日本古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版，页 338）李均洋译作：“命越长耻辱越多。即使长生，不足四十就死去大概不难堪吧。”（《方丈记·徒然草》，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页 36）显然都不及周译晓畅自然。

中国特色的讣告

《先上讣告 后上天堂》是一本有趣的书，它说：“我们生活在讣告的黄金时代。”当然，这个“我们”，只是“他们”，是西洋人。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旧文体的讣告在英美社会咸鱼翻身，成功地将黑色题材导向黑色幽默，成为一种“介于短篇小说和普通讣告之间”的文本，大有从新闻领域晋升文学领域的势头。

尽管我们对讣告早已疏远，但在历史上，中国本有着极为深厚的讣告文学传统。我们曾有大量近乎讣告的古文体裁：如祭文、哀辞、挽词、诔文，乃至墓志铭。不过，最有文学意味的，也最有中国特色的讣告，则当数挽联；甚至可以说，它是中国讣告文学的顶峰。

而最擅长写这种中国式讣告的高手，曾国藩肯定要算一个。清朱应镠《楹联新话》卷七云：“挽联率以矜庄婉约胜，独曾文正公（国藩）才力标举，夭矫老苍，自成一格。亡友马宾侯（灿）称其运古文法于联语中，洵不虚也。”又吴恭亨《对联话》卷六云：“曾文正挽人联语特沈雄，虽小小题目，咸具龙跳虎掷之观。”又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八亦云：“曾工撰挽联，长短高下，无不合格。同时江忠烈宗（忠）源笃于友谊，有客死者，忠烈必派弁护柩而归。因有‘江忠源包送灵柩，曾国藩包做挽联’之谣。二公闻之，干笑而已。”（近人柴小梵《梵天庐丛录》卷四袭此）而窦镇《师竹庐联话》卷十则谓：“曾文正公国藩学业勋名，冠绝一代，而自言生平无他长，惟挽联一卷，颇惬己心。”可见曾国藩对此也相当自负。

西方的讣告记者有种职业病，就是“每天都在期待死亡”，时刻准备给死去的大小名人写讣告，甚至在别人还没死的时候预先写好讣告，以备不时之需。不承想，像曾国藩那样的大人物，居然也有预先写挽联的癖好。前引《南亭笔记》又有云：“曾与汤海秋称莫逆之交，后忽割席。缘曾居翰林时，某年元旦，汤诣其寓贺岁，见砚下压纸一张，汤欲抽阅之，曾不可。汤以强取，则曾无事举其平日之友，皆作一挽联，汤